



李敖

精品文集

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封蒋的响箭

特立独行、傲世无羁、胆敢笔伐蒋家王朝的——李敖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敖 精品文集

走近台湾文坛第一狂人——李敖



讨蒋的响箭

当代鬼才 现代第一狂人

——自誉五百年内写白话文前三名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志达
封面设计 张成伟
责任校对 范 宣
版式设计 陈光明

李敖精品文集

讨蒋的响箭

胡枫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

字数：328000 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ISBN 7-222-02426-3/I·741

定 价：22.00 元

目 录

蒋氏王朝算哪“汉”？	(1)
蒋介石、蒋经国的“田单症”	(5)
蒋家的阿 Q 精神	(8)
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10)
妖僧林云与蒋氏父子	(16)
蒋介石比祖宗	(19)
蒋介石是“郑三发子”吗？	(23)
蒋介石为什么不把父母合葬？	(65)
蒋介石的辫子问题	(69)
蒋介石的教育程度	(73)
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78)
蒋介石加入了“丈夫团”吗？	(96)
蒋介石是哪一年见孙中山的？	(103)
蒋介石在现场救孙中山？	(120)
蒋介石并非原定黄埔校长	(126)
蒋介石与红色黄埔	(129)
蒋介石怎样指导演假戏？	(138)

蒋介石的特务观	(146)
蒋介石的被俘观	(150)
蒋介石与地下代表	(155)
蒋介石怎样对待伤兵?	(159)
蒋介石放水成性	(161)
蒋介石笔下的孙铭九	(180)
谁通电杀蒋介石	(187)
蒋介石的“第二故乡”	(194)
不平等条约是蒋介石废除的吗?	(196)
蒋介石的“蒙古症”	(215)
蒋介石“公民投票”卖国学	(221)
蒋介石怎样作弄李宗仁?	(235)
蒋介石与真假保密局	(261)
蒋介石犯了兵家大忌	(269)
蒋介石怎样逃亡?	(282)
蒋介石自承亡国	(290)
黑猫队员与黑心蒋介石	(294)
蒋介石只信基督教吗?	(299)
蒋介石手著《苏俄在中国》了吗?	(303)
蒋介石捉奸记	(307)
蒋价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	(316)
为神化蒋介石抽样	(330)
蒋介石是个什么家?	(334)
为《蒋总统秘录》歪曲历史指谬	(337)
《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357)
西安事变五十二年了!	(359)
蒋介石的小气性格	(362)

蒋介石的午餐会	(364)
蒋介石与杜夫人	(368)
蒋介石棺材里冒出了什么?	(383)
《蒋经国研究》的缘起	(387)
蒋经国的另一个爸爸	(405)
蒋经国怀胎二十多月吗?	(412)
蒋经国是信什么宗教的	(415)
谁要见蒋经国?	(419)
呜呼蒋经国死得好	(423)
为蒋经国先生遗族祈祷	(425)
论定蒋经国	(429)
蒋经国死了两年了	(438)
驳蒋纬国论戴传贤	(440)
蒋纬国的肉麻无耻	(443)
附:苏联时期的蒋经国	(445)
蒋氏父子家庭生活	(453)
蒋经国的一个情妇	(467)

蒋氏王朝算哪“叹”？

国民党蒋氏政权习惯于说空话、大话、假庆、“半截话”。“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空话也。“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大话也。至于假话，更多得不胜数。最显著的如《中美协防条约》签订后，国民党方面已公开承诺“反攻大陆不使用武力”亦即默认割据台湾于愿已足，但对内仍大喊“反攻大陆去”。又如明明是被逐出联合国，却偏说是自动退出等等，就假得不能再假。谈到“半截话”那就更妙了。所谓“半截话”也者，就是话只讲一半，像蒋氏政权的官员及宣传机构开口闭口喜欢讲“民生主义”如何如何，然孙中山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从来没人敢提。其实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全世界到处都有。在野的实力雄厚，执政的成绩斐然。讲社会主义并没什么好忌讳的。但因

国民党的后台老板美国不喜欢社会主义,国民党体察上意便不敢提了。另外有半句话国民党很爱讲,那就是“汉贼不两立”。大家全知道“汉贼不两立”的下面还有半句,那便是“王业不偏安”。可是国民党当局讲的时候硬是把下半句给删了。当然,国民党蒋氏政权在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偏安”了近四十年,若厚着脸皮讲“不偏安”,未免太那个了。

讲到“汉贼不两立”,当然自此为“汉”,指别人是“贼”。国民党蒋氏政权口中的“贼”,并非单指共党而言,其中还包括不少总理的信徒,像跟蒋介石共同北伐打天下的四个集团中的三个总司令——第二集团军的冯玉祥,第三集团的阎锡山,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暨张发奎、唐生智、陈铭枢、蔡廷楷、李济琛等将领。均一度被斥为“贼”。总之,凡和“周公的后裔”、“伟大英明睿智的领袖”、“世界人类的救星”、“国民革命军之父”……蒋介石意见不一致或妨碍蒋介石“自我为尊”的人,一律以“贼”视之,并进而讨之伐之。至于“汉”,蒋家自比的是哪一“汉”呢?中国历史上“汉代”很多,有刘邦的“西汉”,刘秀的“东汉”,刘备的“蜀汉”,刘渊的“匈奴汉”,李雄的“成汉”,刘知远的“后汉”,刘旻的“北汉”等,将今比古,蒋家自己并未明言他比的是哪家哪朝哪代的汉,笔者认为蒋氏政权和后汉北汉相比,倒有几分神似。现在不妨略举其神似之处于后:

(一)建立北汉王朝的是刘知远。他是一位汉人血统多于沙陀血统的沙陀人,也是位手握重兵的武夫。公元九四七年,契丹皇帝南下入汴,掳去晋出帝石重贵。石重贵的祖父便是割让燕云十六州,自称“儿皇帝”的石敬瑭。“枪杆子出政权”,而握有枪杆子的将军们几乎都有“窃尊号以自娱”的浓厚兴趣。因此,当石重贵被掳,中原混乱时,坐镇太原的刘知远便建号称尊做起皇帝来了。本来契丹人也很“重视”刘知远,入汴后,派人赐他“拐

杖”；据说契丹的“拐杖”相当于汉人的“九锡”。又称他为“儿”，亦即承认他的地位和石敬瑭相等。但刘知远一旦自立为帝，契丹就不大乐意。不过契丹人收拾不了汴梁的烂摊子，想讨伐他又力有未逮，不久即撤兵北去。契丹一走，刘知远便从太原赶到汴梁“接收”，恢复“正统”“中央”。虽然，其时他所能控制亦即政令所及的地盘不大，自称正统中央未免名实不称，但不仅当时割据的诸侯们先后承认其“中央”的地位，编年史上也大书梁、唐、晋、汉、周，同样没否定他的“法统”。这和蒋介石二十年代在南京的情况颇为接近。

(二)刘知远称帝后三年，便一命呜呼。他一死，后汉为后周所代，连头带尾后汉王朝反回的寿命(公元九四七——九五—)是中国历史上最命命的朝代。这和蒋氏王朝建都南京两次仓皇辞庙的寿命也相差不多。

(三)在汴梁的后汉虽然结束，但刘知远的儿子刘旻在太原又另立“复兴基地”，坚持“法统”，继续奋斗。同时一方面向大辽(契丹改国号为辽)称臣纳贡，寻求保护；一方面跟“周”和继承周的“宋”不断的作战，也就是对内“绝不妥协”，对外“忍辱负重”。辽国基于现实利益，对刘旻也很够意思，派大军入河东“协防”以庇护“儿皇帝”“北汉”小朝廷(历史上称刘旻的朝廷为北汉)。“汉”贼不两立下，“光复国土”，不妨等待时机，割据一隅，对方应奈何我不得。看，当年的太原和今天的台北，是不是一个模式？

(四)自公元七五五年安史之乱起，大唐帝国业已崩溃，内则藩镇混战，外则游牧民族入侵，直到公元九七九年北汉灭亡为止。两百年间，黎民百姓饱受战火蹂躏，田园荒芜，庐舍为墟，颠沛流离之苦。五代末叶(九五〇——九六〇)举国上下已厌弃战争，渴望和平，厌弃分裂，渴望“统一”。职是之故，赵匡胤建立大宋后不久，便不甚费力的削平了南方割据的群雄。但公元九六

八、九六九年两次征讨北汉却无功而返,原因无他,北汉有强大的后台也。然大势所趋,潮流所向,终非少数迷恋权势的武夫、官僚所能挽回,到公元九七九年,宋太宗赵光义再度大举北征,北汉政权终于毁灭,前后割据了二十九年。足证单靠外力,实不能扭转历史的方向。平剧《三堂会审》中的王三公子一再讲“将今比古,比得的”。那么将目前台湾蒋家政权的处境和一千年前的太原北汉刘家政权比一比,固然十分有趣,其结局亦可思过半矣。

蒋介石、蒋经国的“田单症”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是不学有术的祸国人物。本来祸国就祸国，有术可也，何必曰学，但蒋氏父子却附庸风雅，硬要在术字上面加学码，于是就学术起来。不过因为基础本是不学，再怎么加，也白加，甚至还闹出笑话。笑话中最有趣的，是关于田单的。

蒋介石好田单学，自谓“田单一日复齐七十余城”，是“战争艺术”，这一立论，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在政工干校讲的“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宗旨”。因为以一介武夫，好田单学，所以以“毋忘在莒”运动为天下倡，就“毋忘在莒”典出田单复国云云，这就是大笑话。因为“毋忘在莒”典出古书《管子》，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管仲、宁威的祝福和劝告，原文是：“鲍步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

鲁也，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国之社稷，必不危矣！’”大同小异的文字，也见于古书《新序》，新序原文是：“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不骄矣！”上面这种典故，在古人行文时，只要提到，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例如施补华《泽雅堂全集》里《别弟文》中，就有“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的话，稍懂古书的人，没人敢“瞎猜”，说是指别的。

可笑的是，不学有术的蒋氏父子，却公然带头唐突学术，硬把“毋忘在莒”，给栽在田单复国头上。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醒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六八六年）的咸，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七九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七世纪，一个在纪元前三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蒋氏父子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忘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蒋氏父子这样子田单化，不但施之于历史，还行之于戏剧呢！据今年一月十七日《民生报》登曹健、钱璐夫妇回忆：

先总统蒋公每逢生辰，都赴金门避寿，康乐总队每年必定排演一出戏祝寿，有一年演《田单复国》，曹健饰田单，钱璐饰田单夫人，一场田单祭祖的戏，演着演着，忽然看见坐在第一排的先总统蒋公带着经国先生，赵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田单祖坟鞠躬，台上的演员全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艺心理学上有所谓移情作用(empathy),它是罗斯金(John Ruskin)所谓的“情感的误置”(Pathetic fallacy)。这种作用的重要表现是把自己神入文艺之中,对文艺,不是“旁观者”(contemplator),而是“分享者”(participant),分享到极致时候,陶然忘我、凄然成他,自不在话下。这种移情作用,表现在观众席上,有时到了有趣的程度。一位英国老太太,在看到《哈姆雷特》(Hamlet)最后决斗时,竟在剧院中大声警告:“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一位台中女学生,在看到米基兰尼(Mickey Rooney)打拳放水时,竟在电影院中起立高叫:“你打呀!你打呀!你怎么不打呀!”

不过,英国老太太和台中女学生,她们尽管情移,但是散场以后,总有个完,绝没有到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男主角祖坟鞠躬的程度!可是我们的蒋氏父子呢,他们却要分享田单的血食,在戏台上的假坟面前,错认起祖宗来!田单何辜、田单的祖宗何辜,竟在两千两百年后,远在异域,没头没脑的被作弄至此,想来真真好笑极矣!而蒋氏父子共有一付什么样的大脑,也就可想而知矣!

《处不致出罕共,里

一九八八五月六日

八代一显天个。工去故炎平个八十三

“谓大夏光”麻“胡大真云”。天一暴雨半八

平二十工天登日个落善调号口的人翻善

的人翻一女“国中一益义主另三”以。工冬

天个而然。工天将出,将一因登善调号口

慧望国泰山中)工更出味工照正荣班台帮

。照神韵《散析显冈义主另三,范一

至印人,容内的德管不果成,照神善平

工一益义主另三以赏国“育会工不食真

蒋家的阿 Q 精神

一九四九年冬，蒋介石终于被赶出了大陆。那段日子，他愈惨败，愈急恨交加到吐血，他的报纸把他的阿 Q 精神发扬得愈厉害。例如，他的军队正被共产党的人民解放军打的唏哩哗啦的时候，他的报纸为头版头条新闻所下的标题却是《我军一撤千里，共军追赶不及》。

三十八个年头过去了。今天是一九八八年的第一天。“反攻大陆”和“光复大陆”等骗人的口号随着蒋介石已经死了十二年多了。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一骗人的口号像蒋经国一样，也快死了。然而今天联合报第五版上却出现了《中山陵园整修一新，三民主义闪耀神州》的标题。

乍看标题，如果不看新闻内容，人们还真免不了会有“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了

中国大陆”的错觉。看了新闻内容，才明白事情原来是：一九八六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一百二十周年，中共又修缮了碑亭花岗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的颜体大字，并将祭室正面门楣上“民族”、“民权”、“民生”阳篆大字加以贴金；另外藏经楼后刻有三民主义全文的青石碑也整饬一新。

看了新闻内容，我不禁哑然失笑。大陆上的中共把南京城外紫金山上的“中山陵园整修一新”，台湾蒋家的中常委就认为是“三民主义闪耀神州”，根据这种阿 Q 精神式的逻辑，中共把秦始皇的兵马俑发掘出来，把破成碎片的兵马俑修复成原状，岂不是秦始皇的军队又征服了大陆？

蒋家国民党政权是，政权状况每况愈下，阿 Q 精神的状况反而每况愈上。蒋家国民党政权的阿 Q 精神似乎已经赶上了英国一个乡下小孩的地步。

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比利时的滑铁卢一战中，英国籍的联军统帅惠灵顿率军打败了拿破仑以后，成了欧洲各旧政权的救星，也成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威望之高，一时无出其右者。有一天，他和几个贵族朋友骑马去打猎。他要去地方，中途必须穿过一片别人的私有土地。土地四周都围上了栏杆。他们到了栅栏门前，大声叫开门。农舍里跑出一个小孩，跑到栅栏后，大声说：“我家的土地，不准你们过。”

一个贵族指指惠灵顿对那小孩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打败了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

那小孩双手叉腰，昂然大声说：“管他什么惠灵顿不惠灵顿，不准过就是不准过。”

惠灵顿听了莞尔一笑，带着朋友转身走了。走不多远，就听到那小孩一面向农舍跑，一面大叫：

“妈，我打败了打败了拿破仑的惠灵顿。”

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蒋经国今天死了，在国民党传播媒体众口一声的哀号里，我要写一点独具双眼的论定。

蒋介石死的时候，国民党哀号是“崩殂”；如今蒋介石的太子死了，国民党又哀号是“崩逝”，这种封建字眼的全部出笼，显然在以帝王相应他们的主子，国民党自称革了九十年的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革到头来，一代民国竟落到蒋氏两代的家天下里，父死子继，一崩再崩，真是民国的大丑闻了。

比较起来，袁世凯的“新华春梦”实在不知蒋介石的“金陵春梦”，袁世凯不甘形为总统而要形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无；蒋介石甘于形为总统而实为皇帝，结果两样皆有，形式上，他把“总统位”传给了蒋经国；实际上，他传的无异是“帝位”。——民国

的总统竟沦为世袭，“中华民国”之去“中华帝国”也，又几希！
写到这里，国民党一定说我目无“中华民国”了、一定对我大施鞭笞了，且慢、且慢，还是看看贵总裁的一篇演说吧！贵总裁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三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

看到了吧！照贵总裁的说法，“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可见说“中华民国”未亡者，自不符合“总裁言论”也！

事实上，“中华民国”之亡，不亡于一九四九，早亡于蒋介石篡夺成蒋家王朝之时。所以一九四九所亡的，无异是蒋家王朝。蒋家王朝定都南京，人被兵临城下前夜，蒋介石文学侍从之臣陈布雷，在黯然环顾南京灵谷寺、鸡鸣寺后，服毒自杀，这一“先你而死”，最有深意。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五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答他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